

散文

被摘下的葫芦

郭丽

我种的葫芦被摘了。葫芦是婆婆摘的。周日,我们照例驱车赶回老家,看望独自守着老家小院的婆婆。刚到家,婆婆就喜滋滋地说,她把葫芦摘了,嫩着呢,正好吃!我心里咯噔一下,赶快跑去看我的葫芦。果然,上次回来时已经长到四五厘米长的三个葫芦,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还是长得最丑的那一个。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春天的时候,我网购了三种葫芦籽,有菜葫芦、大亚腰葫芦和小亚腰葫芦。小区里不允许私自种植,我便把种子种在了老家。老家院外有一片五六十平方米的空地,婆婆将它开辟出来,秋天种罗汉豆,春天种芝麻,还在角落留出一小块地,栽种各类家常蔬菜。我把葫芦籽种在了菜地边。婆婆悉心照料着几棵葫芦。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在葫芦架旁驻足流连,为它们浇水,看着它们发芽、长叶、攀藤、开花……半个月前,藤蔓上终于结出三个葫芦,看身形,正是我心心念念的亚腰葫芦。我满心欢喜地等待着丰收。

可如今,我的葫芦在最鲜嫩的时候,悄然被摘下了。这样嫩的葫芦,是无法晾晒成型、做成文玩的。若是没有苦味,便只能炒菜食用。我心底满是失落,为两个早早殒命的葫芦倍感惋惜,又怕婆婆心生自责,丝毫不敢流露自己的情绪。

我把一个葫芦带回了家,没

有拿来烹饪,而是摆在了书桌上。这个葫芦通体翠绿、形态端正,表面覆着细密的白色绒毛。我用纸巾轻轻拭去绒毛,灯光下,翠绿的葫芦泛着温润的光泽。在它枯萎干瘪之前,尚有片刻观赏的价值,也算是我这份期盼中的一点收获吧。

今夜,我又在灯光下凝望着这个葫芦出神。葫芦表皮上有两道深深的掐痕,让我不禁陷入沉思。这两道痕迹,想来是婆婆用指甲盖掐出来的。老一辈人总用这样朴素的方法,判断南瓜、葫芦的成熟度。当婆婆的指甲轻松嵌入果肉时,她的心里定然是欢喜的。于她而言,大小适中的嫩葫芦,刚好能炒一盘可口的家常菜,及时摘下,便是物尽其用,不会白白占用土地,长成无用的闲物。

婆婆一生勤劳,悉心照料着这片土地,时常引水浇灌、施肥松土,从不给杂草留存一丝生长的空间。

我和婆婆关于“种植”的分歧,早在多年前便已悄然发生。老家小院外不远处有一条小河。刚结婚那年,我移栽了一棵竹子,种在河坡上。河坡空余的土地,都被婆婆种上了玉米、红薯等农作物。最初三年,无人特意打理,那棵竹子孤零零立在坡上,不枯萎,也不繁茂。第四年春天,一场春雨过后,河坡间一夜冒出上百个尖尖的竹笋,趁着春风肆意生长。待到盛夏,一片茂密葱郁的小竹林已然成型,满目苍翠。微风拂过,竹叶簌簌

作响,空气中萦绕着淡淡的竹叶香,清新又治愈。

可我渐渐发现,婆婆并不喜欢这片竹林,甚至隐隐带着几分嫌弃。起初,她说竹子品种普通、枝干纤细,毫无实用价值,后来又说竹林容易招蛇。婆婆在竹林边缘挖了一道小沟,防止竹根蔓延,抢占玉米、红薯的生长空间。后来有一年,婆婆悄悄将整片竹子砍去,连深埋地下的根也尽数刨除,理由是影响风水。那一刻,我满心酸涩与遗憾。原来,我心里的小小热爱,在老一辈人看重的世俗规矩与家族运势面前,渺小得不值一提。

竹林被砍,我的田园美梦却未彻底破灭。我又试着在院门口的空地上扦插一行月季,盼着它们长成错落的花篱,春来繁花满枝,装点小院。一想到门前花团锦簇、岁岁芬芳的样子,我心中便满是期许。

农历十月,正是扦插月季的最佳时节。我和丈夫特意剪来多色月季枝条,沿着院墙扦插了十余根。枝条在泥土的滋养下,熬过凛冽寒冬,第二年春日,尽数抽出嫩绿新芽,和婆婆栽种的罗汉豆一同蓬勃生长。每次回乡,我们都会兴致勃勃观望,满心期待看着花开。

可四月再归乡,罗汉豆的藤蔓已然长至腰际,枝叶繁茂,肆意蔓延,覆盖了四周空地。我在茂密的藤蔓间细细寻觅,月季枝条大多枯萎,唯有院墙边缘的角落里,侥幸存活了一棵。我和丈

夫满心遗憾。婆婆站在一旁,默然不语,眼底似乎还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释然。

往后两年,我不曾放弃,年年尝试扦插月季,几番波折,终于在与邻居家交界、不宜耕种庄稼的树荫下,养活了三株粉色月季。

今夜,望着葫芦上深深的掐痕,我豁然读懂了婆婆的执念。在老一辈人的认知里,土地是滋养生活、饱腹度日的根基。在泥土里生根、生长的作物,唯有能吃、能用,才算不负土地的馈赠。那些仅供观赏、无实用价值的花草藤蔓,于他们而言,种在土里便是对土地的辜负与浪费。他们半生颠簸,饱经岁月饥荒,饥饿的记忆早已刻进骨血、融入心底。纵然如今岁月安稳、衣食无忧,不必再为三餐温饱奔波劳碌,可刻在骨子里的忧患与质朴,仍深深影响着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两代人,守着同一片故土,爱着同一方土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期许。我盼花开,盼绿意,盼烟火生活里的诗意与浪漫,追求岁月静好的精神丰盈;婆婆惜土地,惜收成,惜来之不易的衣食安稳,坚守踏实朴素的生活本心。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岁月沉淀的阅历不同,根植心底的热爱不同。那被掐掉的葫芦、被砍掉的竹林、被埋没的花枝,不是辜负,只是两代人温柔又无声的隔阂,藏着时光的印记,也藏着最朴素、最深沉的人间烟火。

散文

惠州寻东坡

王心安

到惠州访东坡,是个意外之喜。原是随县里招商团去深圳出差,顺道被安排参观一家电子企业。厂房里机器嗡嗡作响,听得人脑仁疼。会开完了,众人嚷着要去喝早茶,我借口腿酸,一个人溜了出来,心里惦记的,是九百多年前,另一个同样“行路腿酸”的老头儿。

惠州的街,不喧哗,也不冷清。树多,大多是榕树,气根长长地垂着,像是老者的胡须,在风里懒懒地晃。阳光从叶隙漏下来,在地上印些碎影。我顺着一条旧街走,也不问路,只往人少的地方去。脚下的青石板被磨得温润,不知被多少行人的脚踩过,其中,或许有一双是苏东坡的。

走过东新桥,钻进一片老民居。七拐八绕,忽然撞见一座楼,灰瓦白墙红柱子,是新修的合江楼。楼前挂着匾,气派是气派,就是太新了,像刚穿上的一件不合身的礼服。倒是楼前几株荔枝树,枝叶婆娑,结着青红相间的果子。我想起他那句“日啖荔枝三百颗”,这老头儿,真是会给自己找乐子。其实惠州荔枝未必有那般好,不过是他在这苦日子里,给自己的一点甜。

巷口有个阿婆在卖凉粉,竹担子一挑,铜勺敲得叮当响。我要了一碗。她瞅着我说:“后生仔,加蜜还是加姜?”我说:“加蜜吧,甜。”阿婆咧咧嘴了,牙缺了几颗:“天热吃姜才好,姜暖胃。蜜留着润嗓子吧。”我点头。她麻利地舀了两大勺黑凉粉,浇上一勺深色的姜汁。凉粉颤巍巍的,黑亮黑亮。我吸了一口,姜味冲鼻,辣辣的,咽下去,一股暖意从胃里升起来,额头微微见了汗。这味道怪,又冷又热。忽然觉得,这姜汁凉粉,倒有几分东坡的意思——表面是凉的,内里是热的。

东坡在惠州,日子过得紧巴。他在信里跟朋友说:“惠州市井寥落,然薪米不乏。”其实这话是宽慰人,也是宽慰自己。他总能从苦里咂摸出一点滋味来,酿“罗浮春”酒,炖“东坡肉”。在逆境里,他不是咬牙硬撑,而是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种“有味”,是雪里送炭。

顺着坡路往上走,腿更酸了。爬到白鹤峰,这里曾是他的家,如今是个园子,山门简朴,“德有邻堂”的匾额静静挂着。我也不管这楼台是宋时是今日,直奔那口东坡井。井栏是旧的,石头被井绳磨出了深槽,像是刻在日子上的皱纹。井水清冽,我俯下身,没敢真喝,只把手伸过去探了探。水凉得激人,指尖一触,那股凉意顺着胳膊就爬了上来。九百年前,他也曾这样打水、煮茶、酿酒、洗砚。我没喝到水,却好像摸到了一点那时的凉。

祠堂里有他的塑像,长须飘拂,看着像个教书先生,不像个倒楣贬官。祠外石凳上,几个老人在下棋。我站在一旁看。一老人抬头,眯着眼问我:“后生,懂棋?”我摇头。他说:“不懂好,不懂才不被困住。懂多了,这棋就下不成了。”这话有意思。东坡何尝不是如此?他若事事都懂、都计较,怕是早就被困死在惠州了。

离开时,夕阳斜照,江面泛着碎金。我想起他离开惠州时写的诗:“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他总是这样,走了,也不说凄凉话。

回到酒店,同事问我惠州如何,我说:“树多,荔枝甜,姜汁暖胃。”他们笑我敷衍。我没再解释,只是觉得胃里暖暖的,那老头儿的心气儿,大约也顺着这暖意,在我身上过了一遍。

诗歌

闲适

瘦丁

佳色宜人处,枯河八月秋。
芳亭偃野岸,雏菊傍清流。
稼熟田原好,云轻村舍幽。
几丝风软软,不觉得堤头。

清平乐·老街茶叙

梅影

竹窗雨燕,炉火新泉暖。翠
叶沉浮香欲漫,消尽浮生尘绊。
诗家斟酌逢秋,云涛慢煮茶
瓯。闲里光阴过半,清风入座悠悠。

西江月·赏秋

御风

原野西风拂面,河堤秋色怡
神。趁它酒意正微醺,又向农田
直进。

作物参差有序,泥香缥缈无
尘。忽然长美稻花人,只觉半生
愚蠢。

行香子·与诸友游新桔河

孤城

一练横畴,十里盈秋。赴佳
招、共步汀洲。高杨蔽岸,浅渚
浮沤。有石峻峭,亭绰约,鸟啁
啾。

良朋偶会,逸兴难收。且流
连、漫豁诗眸。芦摇素雪,草漾
青柔。更水粼粼,云澹澹,意悠悠。

商水西城雅聚赏秋

碧溪

千畴沃野泛金黄,
一阵风来送桂香。
鸽舍雅怀逢胜景,



挥毫共醉好秋光。

商水郊西赏秋

轻歌

金色沐禾畴,田家眸子柔。
西山点红豆,收获一川秋。

郊野赏秋

婉秋

郊野秋光入眼明,

千枝霞色染云程。
徐行不觉归期晚,
风送林梢叶赋声。

约秋

稚行

风牵袖角过林沙,
指染丹痕落桂花。
不敢高声轻唤月,
怕惊秋影碎成霞。

随笔

一饭温情

朱玉柱

国庆假期,应女儿的要求,我给她炒了一盘家常土豆丝。这道菜看似简单普通,却是女儿心心念念的老味道。

我按照熟悉的做法,把土豆切成细细的丝,用清水淘洗,放入锅中焯水。起锅多放些油,大火快炒,熟后放盐,淋少许酱油,配上青椒丝提味。我炒土豆丝不放醋,这份独有的家常口感,是女儿从小吃到大的偏爱。

饭菜端上桌,女儿尝了一口,脸上满是欢喜,连声说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看着她吃得津津有味、一脸满足的模样,我的心里也暖暖的。她还跟我说,下次炒黄豆芽也要这个做法,让我有时间了再给她做一次醋熘

白菜。女儿的愿望总是朴素纯粹,不求山珍海味,只贪恋父母亲手做的烟火滋味。

看着女儿认真吃饭的样子,我心里生出许多感慨。平日里工作忙碌,陪伴她的时间总是太少。女儿不知不觉已经长大,能守在身边,亲自下厨为她做饭的日子,其实一年少过一年。为人父母,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此:闲暇之余,为儿女做一餐热饭,看孩子吃得开心、笑得真诚,就足够。

一缕饭香袭来,恍惚间,我的思绪飘回了儿时,想起了母亲为我做饭的点点滴滴。原来世间的爱,都是一场无声的接力,在一菜一汤里默默传递。

记得小时候家里包饺子,母亲总会细心包两种样式,一种是普通饺子,另一种是捏出精美纹路的花边饺。儿时的我天真无知,只觉得花边饺精致好看,格外偏爱。饺子煮好,母亲总会不动声色地把所有花边饺都挑给我,自己默默吃普通的饺子。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饺子里藏着母亲最深的温柔与偏爱:好看精致的花边饺,包的都是鲜美的肉馅;普通的饺子,是清淡的素馅。母亲从不把爱挂在嘴边,却把最好的馅料、最好的味道,毫无保留地给了我。

不只是饺子,年少外出求学、参加工作,每次即将离家,母亲总会在前一天晚上细细询问

我第二天的出发时间。无论我说是清晨五点,还是更早,第二天她总会比我早一点起床,走进厨房为我煮一碗面,再卧两枚圆圆的荷包蛋。母亲做的这碗面,暖胃暖心,让我带着家人的牵挂与温暖,奔赴风雨前路。

年少不知父母恩,懂时已是中年人。一盘寻常的土豆丝,串联起两代人的温情与牵挂。曾经被母亲用心呵护的我,如今也学着她的样子,温柔守护着自己的孩子。

岁月缓缓前行,爱意代代相传。往后,我会格外珍惜与家人相伴的时光,用心做好每一餐家常饭,把这份朴素温暖的烟火温情,静静延续、岁岁珍藏。



沙颖夕照

史学杰 摄

散文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